

# 《長安的荔枝》



燈下集 楊田

夏日炎熱，鮮紅美味的荔枝已經上市。現時，荔枝作為一種普通水果，已經走入尋常百姓家。但在古代，受限於保鮮技術和交通運輸不便，出了嶺南，吃荔枝便成為一種奢侈。

《長安的荔枝》是馬伯庸受「一騎紅塵妃子笑 無人知是荔枝來」的典故啟發，編撰出的生動故事，情節跌宕起伏。主人公李善德原是長安城內的小官，陰差陽錯下，成為唐明皇為取悅楊貴妃而設的編外採購人員——「荔枝使」。李善德接到此番苦差後，雖惴惴不安，但在好友的鼓勵下亦奮力一搏。為了把嶺南荔枝運到長安，李善德憑藉出色的算數能力和創造力，通過覆裝蠟封、隔水隔冰、快馬兼程等手段，經過多次不懈測試，成功把荔枝保鮮期從三天延至十一天，最後送達楊貴妃手中。

但在此過程中，因為觸動了其他官員的利益，他曾被冷嘲熱諷以至追殺；後來，他以為通過依附權貴能獲得調動大量資源的權利，最後卻仍被權貴玩弄於股掌之中。越到後來，他越意識到這種不計成本運送荔枝的荒誕及給人民帶來的深切苦難。最後，雖然李善德成功運送了幾顆荔枝，獲得



▲馬伯庸著《長安的荔枝》。

封賞，但他感到心力交瘁，最後甘願歸隱務農。故事的最後，安史之亂在「千里送荔枝」後不久爆發，也是情理之中。

《長安的荔枝》首先延續了馬伯庸「見微知著」的寫作風格，通過巧妙的細節描寫，維妙維肖地向讀者展開一幅「浮世繪」。形形色色的人物，即便是短短幾處描寫，其形象也躍然紙上。比如，本書有三處描寫了高力士，兩次是手下人對高力士含糊不清的傳話，一次只是遠遠城樓上的一個帶手勢的人影，但高力士的心機縝密的形象已被成功勾勒。其次，本書從底層人物的視角出發看歷史，結合了一定的現代人思維，容易引起讀者的共鳴。比如，李善德之所以被安排成「荔枝使」，是因為他在長安城「置業」時缺席了部門會議，被同僚陷害「吃死貓」。

又比如，觸動李善德思考權力與人性的其中一個時刻，是他在獲得權貴重後，貸款機構直接免除了他的房貸。《長安的荔枝》再次說明，一個故事要動人，「接地氣」是必不可缺的。最後，《長安的荔枝》的價值觀非常正，主角既勤懇懇懇、想方設法地完成工作任務，也時刻以天下蒼生為念，反對奢靡浪費。因此，從不同的角度看，讀《長安的荔枝》都是一個愉悅的體驗。

# 看不開



自由談 周軒諾

社會上有很多悲劇，均源於「看不開」這三個字。有些看不開的人，有時可能會覺得自己明明沒有得罪人、小心慎言、如履薄冰，可還是被冤枉、被誤解、被流言蜚語中傷，滿肚子怨氣，排解不到，積壓的怒火愈演愈烈，心理逐漸扭曲，壓力爆發那一刻，用兇殘的手段來報復社會，慘劇一觸即發。

農曆新年過後，社會上發生不少慘案，難免令市民提心吊膽。No news is good news，難道真要避開新聞，眼不見為淨？但不看新聞實在是一項自欺欺人的行為，因為不知道並不代表沒有發生。又難道要足不出戶避開飛來橫禍？但把自己長期困在家中，恐怕未遇上瘋子，自己就先瘋。

「看開些」這三個字，說就簡單，但是「針刺不到肉不知痛」，要令心理有問題的人看開些談何容易。譬如曾親歷人踩人事件的當事人，腦海想的，就是身邊躺着一具具血肉模糊的屍體，瞬間生離死別的畫面揮之不去，總會耿耿於懷。又譬如中風後半身不遂的病人，身體不能自理，起居飲食都要靠別人協助，那種無力感，那種辛酸，都不是「看開些」這三個字能輕易化解的。對於這些不幸的人，要治療的不僅是肉體上的傷痕，更包括

心靈上的傷口。

我堅信，心理與生理是相輔相成的，二者關係千絲萬縷。心理（心情）好，身體器官也會好，而身強力壯的話，心理會健康，心情亦會豁達開朗。相反若心理（思想）出現毛病，即是想不開，抵抗力或多或少也隨之會減弱，身體機能脆弱便會生病，而身體一生病，情緒又無可避免地受牽連，極容易憤憤不平、胡思亂想、鑽牛角尖，然後又再想不開，形成一惡性循環。

摯愛與至親的去世，又是每個人心底裏面的劇痛。要治癒這種痛，最終還是要靠自己，唯有自我排遣、自我開導。顧影自憐時，不妨問問自己，我眼睛看到的每一個人，有哪一個是毋須經歷喪親之痛的？親友撒手塵寰，固然是極度哀傷，可是世界上所有人都要經歷和面對，天下間不獨我一個要承受此種痛楚，如果說摯愛的離去是不能克服的痛，那是不是全世界的人都要活在哀傷中？每天都要行屍走肉、以淚洗面、自怨自艾？故此自我調適是必須的，當然這需要時間，要用時間沖淡。

有精神科醫生表示，不少人都都有精神問題，毋須渲染精神病的恐怖，抑鬱症、驚恐症、強迫症、躁狂症、焦慮症、自閉症、過度活躍症，統統都是精神病。是的，精神病僅僅是一種病，不用聞之色變，只是每個人都應關注自己與身邊人的心理健康及精神健康，最關鍵是，不要羞於承認自己情緒病，那些歧視別人患病的人才可恥的呢。



如是我見 楊不秋

不久前，我在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欣賞了香港天籟敦煌樂團的一場中樂表演。擔任表演導賞的駐團作曲家甘聖希先生一開場就介紹了樂團、音樂創作及表演理念，牢牢吸引了我。

表演結束後，我上網看到了更多有關這個年輕樂團的報道。一群有理想的香港年輕音樂人，出於對敦煌古典文化藝術的熱愛，數次不遠萬里奔赴大漠，採風演奏，並利用自己的音樂知識和專業背景，把對中華藝術文明的熱愛與赤誠，融在了原創中樂之中，並以實際行動大力推廣敦煌文化瑰寶和傳統中樂藝術。這和我之前印象中的香港年輕人很不同，讓我驚訝之餘又十分感動。

一些內地朋友時常問我，香港人喜不喜歡內地人，在香港講普通話會不會被歧視之



文化經緯 吳捷

昔日報館，文士淵藪。就中不乏人中俊傑，文武兼修，才藝雙全，令後人仰慕高義，想望風采。

上世紀三十至五十年代，五洲震盪，風雷激變，個人命運、報館前途緊繫國家存亡。日軍侵華，《大公報》由津轉滬，避漢就渝，港版初創未幾，退走桂林，桂林復淪陷，報館被毀，僅餘二石柱。胡政之先生說《大公報》「遭逢國難，顛沛流離，再四犧牲，事業能屹立不動」，每至一處輒網羅群英。人生如報，歷歷傳奇。

張蓬舟（一九〇四至一九九一），一九三六年加入《大公報》，「自信書生能報國，但憑秀筆斬樓蘭。」淞滬抗戰，他從前線發回珍貴照片及五十餘篇報道：一九三九年於華南、華西行萬餘里採訪戰區；在桂林報館兼編《文藝》副刊；四十年代初於重慶成立青年記者滑翔隊，自任隊長，還參加全國模型飛機比賽；五十年代後踏訪各地，為報社搜集到一整套《大公報》，並於「文革」初艱苦保全，移交北京圖書館。也許因生於成都，張蓬舟對流寓成都的唐代女詩人薛濤情有獨鍾，有《薛濤詩箋》等專著。

一如張蓬舟身兼數職，上下求索，鮑立初（一九一六至二〇〇二）一生波瀾浩蕩，興趣廣泛，凡所涉獵，皆有所成。他是黃埔軍校第十六期畢業生，隨抗日軍隊轉戰中國西南、印度、緬甸，風煙滾滾，叢林密密，捨生忘死，壯士榮歸。戰後經營古董生意，擅長鑒別古陶瓷；又因喜好文藝而結識《大公報》社長費彝民，加入報館附屬印務公司任會計，累遷至副經理，並協助陳凡編輯《藝林》、《文采》二副刊。

古今中外都有博學多才的人物。孔子同時代人驚嘆：「夫子聖者歟？何其多能也。」東漢張衡「恥智之不博」，詩、賦、天文、曆算、繪畫無所不擅，順便看心情，在朝廷和地方政府任職，不合則去，「彈五弦之妙指，詠周孔之圖書。」古希臘亞里士多德的著作涉及政治、倫理、天文、氣象、動物、礦物等諸多學科。學科之間本無壁壘，所學越多，越易連點成線，融會貫通，除舊布新。

嘗試突破一維的平面，伸、騰、延、展為多面的玲瓏，於是橫看有鋒，側視成稜，俯瞰流波，透視瑩晶，連帶四周時空都反虛入渾。多面的紅瑪瑙、紫水晶，不

# 美美與共

類的問題。我明白這些問題因何而來但又覺得很難簡單作答。

首先，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價值判斷和行為選擇，沒有誰可以代表全體香港人。換言之，僅憑幾個，或者一些香港人的言行表態，去評判香港和香港人，明顯是以點代面，以偏概全，實在有失偏頗。另外，這些問題本身，缺乏客觀衡量的標準。比如，並無深交之下，如何判斷喜不喜歡？見面握手或者擁抱一下算不算喜歡？可是，見面握手或者擁抱確定就真的是一定是喜歡嗎？再說一下普通話。有香港人喜歡講，有的就不愛講或者根本不會。這有關語言能力，也有關生活習慣和日常需要。既然從來不會把上海人說上海話和廣州人講廣東話上升到愛不愛國的層面，為什麼香港人說不說普通話就那麼令一些人心生刺？

如果有人問我，作為內地人在香港生活了這麼久，感覺如何？這個問題我覺得簡單好多。我腦海中會閃現好多熟悉或者陌生的

面孔：熱心問我要不要幫忙的同事；手腳麻利、技能扎實的維修師傅；在我猶豫不決時，善意告訴我別選貴的只選對的銷售員；看上去很兇不讓我還價，可臨了又抓了一把活蝦送我的水產舖老闆；在特殊時期，幾次因為突發狀況港鐵停運，那些明知道我是內地人卻還熱心帶我一起叫車回家的路人；等等。並非因為這裏的便利和現代化，而是這些每天走進我生活的人，讓我覺得香港是我所生活過的城市中，最舒服也最有人情味的地方。

二〇一九年之後，我對香港的年輕人多少也有些自己的主觀看法和評價。天籟敦煌樂團的這場表演，除了滿足了我的耳朵，還提醒我不能主觀臆斷，給一個群體貼標籤。香港人也好，內地人也好，其實無論哪裏人，大家成長生活的環境不同，對很多事的理解和認知也不同。與其彼此挑刺，怒目相對，不如求同存異，和而不同。正所謂，各美其美，美美與共。

# 志在天下，心存大公



▲渝版《大公報》館址。 資料圖片



▲上世紀五十年代香港《大公報》館址在干諾道中，現今港澳碼頭對面。 資料圖片

僅是簡單的平面相加，而是每一面都映出不同的光譜類型，聚合為一彎熠熠生輝的虹彩。多面的人才，能夠參合古今，兼採中西，究天人之際，成一家之言。

梁厚甫（一九〇八至一九九九）在《大公報》時間不長，曾修法律，務財政，中英文俱佳，張季鸞先生青眼有加。他與幾位大公報人私交甚好，為《新晚報》創刊多所建言，又為《新晚報》撰寫專欄。移民美國後筆耕不輟，閒時讀經典、玩樂器、習書法，還種玫瑰花，雖然「上午開花，下午就要找林黛玉。」之後種蘭花，因學過拉丁文，專書上花卉的學名難不倒他，讀得津津有味，乃又試建溫室雜交蘭花，學畫中國蘭花。唯一令他頭痛的也許是開車：路考五次才勉強及格，仍不會倒車出庫。梁厚甫本是多面手，更喜隨遇求新，觸類兼善。他曾在《學問的新陳代謝》中警世：一些自以為博學的人，不知學問會折舊、蒸發；同理，人無三代富，國無千載強，須每天吸收新知，不斷創新。

李俠文先生回憶胡政之很在意報館的新陳代謝，特別愛護提攜青年，「他認為事業和個人一樣，不進則退，必須時時學習、向上、求進步。」當年張季鸞、胡政之諸先生兼容並蓄，用人不疑，右延國士，左納逸才，天下英雄盡入彀中，是以無數新知、新見源源注入報紙編輯、經營的日常事務。胡政之於一九四三年十月重慶《大公報》編輯會上說，事業最怕是惰性，一大惰性便不肯使用新設施，不願進用新人。「事業要求進步，個人也更要求進步，望我同人共勉。」

一九四八年初，《大公報》於美國創辦英文版《大公紐約雙周》，同年三月《大公報》於香港復刊，都是胡政之的大膽試驗。他觀察戰後世界格局，想將港版作為向海外拓展的跳板，希望擴張到南洋和英美，是以筆路藍縷，親力親為，積勞成疾，薨志以歿。他立意高遠，「想代表中國讀書人一點不屈不撓的正氣；」「在世界縮小的今天，非有天下一家的大理想不能處理許多繁複尖銳的問題，……需要以人類全體利益為理想的偉大人物。」這正是「大公」的精髓。

二十一世紀，拓展新聞業務不再以地理布局為重，但前輩報人探索的要旨歷久彌新：超越已有的成就和框架，追尋更加多樣的表達——多語言、多媒體、多平台。如今，PC時代的論壇、博客漸成明日黃花，移動設備上的金句、短文漸漸讓位於短視頻。然而，亂雲飛渡的社交媒體、個媒體之自，自言自語自吹自擂自戀自憐的一己之私，已然太多；而大塊文章，又時見泰山壓頂，怒目金剛，自說自話，不墨即揚。載體雖然迭代迅疾，人們願意看、願意讀的，永遠是持論公允、探討平實、徵引博瞻、趣味盎然的獨家內容、獨特風格。

試析「公」、「私」字形：自環者為私，背私者為公。不受一己小智的局限，不拘於一兩種語言文字，不囿於腳下一畝三分地，不滿足已有知識技能的內涵和外延，不坐享前人的華堂綠蔭，志在天下，心存大公；只有這樣突破了單一平面的人，以及能夠延納、培育這種人才的多面的事業，才會蒸蒸日上，氣象萬千。

# 巴士迷人



市井萬象

近日，香港新巴及城巴公司於中環海濱活動空間舉行展覽，展出多款具代表性的退役巴士、古董巴士等，展示港島專營巴士公司交通運輸工具的演變，吸引大批市民拍照留念。 中新社